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罪与罚

Zui yu fa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前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声誉。

他生于莫斯科一个医生家庭，一生充满传奇，是一名激进的农奴解放运动的支持者。28岁时因参与农奴解放运动被沙皇判绞刑，临刑前一刻钟被改判到西伯利亚服刑。出狱后，他重返文坛继续写作，被人们公认为是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驾齐驱的俄国文学巨匠。

《罪与罚》是他的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具有世界声誉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描写贫困交迫的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因痛恨放高利贷的老板娘的盘剥，愤而行凶，却自认为是伸张正义。然而良心的谴责，使其饱受心灵煎熬，最终在朋友、家人和警官的帮助下，投案自首。《罪与罚》是作者最富于社会历史涵义的一部社会心理小说。这部作品引发了俄国文学由现实主义文学向现代派文学转变的革命。

陀思妥耶夫斯基除《罪与罚》外，其他名著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穷人》、《白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等。

编者

2001年10月

目 录

—————

失学青年	1
可恶的老太婆	4
酒友	9
母亲来信	15
伸张正义	22
时机成熟	26
除恶之夜	32
传票	39

藏匿赃物.....	46
精神崩溃.....	51
嫌疑犯.....	57
准妹夫.....	62
失魂落魄.....	66
车祸.....	73
家人相逢.....	78
索尼娅.....	84
交锋.....	87
噩梦.....	93
不速之客.....	96
婚变.....	98
祈祷新生.....	104
飞蛾扑火.....	108
节外生枝.....	113
阴谋.....	118



风波	126
倾吐实情	135
继母之死	142
较量	146
坦诚规劝	153
无耻之徒	156
畏罪自杀	166
告别	169
投案自首	174
审判	179
尾声	183



失学青年

七月初的彼得堡，已经进醒暑时节，傍晚时分，夕阳斜下，但是天气仍然非常闷热。

一幢五层的高楼的屋顶阁楼里，住着年轻的房客罗佳·拉斯柯尼科夫。这间小小的斗室，要说是住人的房间，倒不如说更像一个储藏柜，拉斯柯尼科夫是一个穷学生，就是这样简陋租金低廉的房间，他还是负担不起。

罗佳·拉斯柯尼科夫是法律系的大学生。他父亲是外省的小官吏，因病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也退休了。虽然家里生活很贫苦，但母亲还是坚持省吃俭用，来支持儿子读书求学。

家境愈来愈贫困，母亲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寄钱来了。最近他的家教工作又失去了，拉斯柯尼科夫不得不中途辍学了。

他生活窘迫得已经两天没吃饭了，还欠了房东太太五个月的房租。

房东太太普拉斯科维娅每逢看到拉斯柯尼科夫，便瞪着眼睛



看着他，随后就是一连串的讨债的难听的话：

“你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了，请付房租吧！付不起的话，就不要死赖在这里，请你搬出去！”

拉斯柯尼科夫羞愧极了，胆怯地对房东太太说道：

“房租……我……我会还的，您……再宽限些日子吧。”

“别忘了，五个月的房租都没交了，你想死赖着……”

“对不起，太太！等……等我母亲寄来钱，我……我就立刻还上……”

拉斯柯尼科夫被贫困压垮了，他怕见房东太太，更怕被羞辱。

房东太太就住在他楼下，每次他外出都必须经过。房东太太家的厨房门几乎整天是敞开着的，害得拉斯柯尼科夫每次外出，总得躲躲藏藏像猫似的悄悄溜下楼去，不让任何人看见。

这时，拉斯柯尼科夫饿得饥肠辘辘。

“啊！肚子好饿呀！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我欠了房租，房东太太早已不再提供饮食了，再饿下去，就要没命了……”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屋里翻找着可以拿去典当的东西。但让他十分失望，已没有什么可当的了。

前几天，他刚把母亲给他的一枚银戒指典当掉了。当铺里那可恶的老太婆，十分刁钻狡猾，本来那枚银戒指是很值钱的，但老板娘把价钱压得低低的，只换了两个卢布。

突然拉斯柯尼科夫的目光停留在桌上那块银表上。这块银表是拉斯柯尼科夫父亲留给他的遗物。他一直带在身边，十分珍惜。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他又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他拿着银表，一边爱惜的擦着，一边自言自语道：

“现在只能是先把它典当了，等妈妈寄来钱，我就立刻把它再赎回来。”



拉斯柯尼科夫真恨死了那放高利贷的老太婆，这种盘剥榨取穷人的恶魔真应该得到报应！

拉斯柯尼科夫悄悄地下楼，厨房的门虽然开着，幸好房东太太不在，也没有遇见别人。他这才放心地走出了公寓楼。

拉斯柯尼科夫来到大街上，这里是彼得堡的贫民区。狭窄的街道上，人声嘈杂，拥挤不堪，到处都是垃圾，散发着腐烂的恶臭。

在街道的一端，有几家小酒馆，一群醉汉在附近游荡着，令拉斯柯尼科夫感到十分厌恶。

拉斯柯尼科夫相貌英俊，中等身材，一双乌黑的眼睛，一头褐色的头发，虽在衣服十分褴褛，但仍然显得风度翩翩。只是饥饿和生活压力使他显得非常憔悴，眼睛中流露着忧郁和愤懑。

这个街区是彼得堡市工人和手工业工匠聚居的地方。无论是小巷，还是小商店和菜市场都是一些衣衫褴褛的居民。

这时一个醉鬼坐在一辆马车上，从拉斯柯尼科夫身旁驶过，醉醺醺地指着他的帽子，大声喊道：

“嗨，你这个戴德国帽子的，靠边走！”

拉斯柯尼科夫突然惊恐地站住了，急忙抓住自己的帽子。

这顶高筒圆帽，已经破旧不堪，不仅没有宽帽檐，而且颜色也褪了，还尽是破洞。

拉斯柯尼科夫并没有因为破帽子而感到羞愧，而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是恐惧。

他惊惶不安地喃喃自语：

“我早就料到了！最糟糕的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它会把整个计划破坏掉……啊！这帽子太显眼了，太容易让人记住了……如果哪一天，逼急了我，干出什么惊人的大举动……那么这帽子，就会被人记住，小细节出了大麻烦，会毁掉一切的……”



可恶的老太婆

拉斯柯尼科夫边走着边想心事，来到了一幢临河的四层楼的公寓前。这幢公寓里住满了形形色色的居民——裁缝、铜匠、厨娘、德国人、小官吏等。门房里有三四个看门人员，轮流值班。

拉斯柯尼科夫走进楼时，却不见有人在值班，无人察觉地进了大门，并迅速地拐向右边的楼梯口。楼梯很窄，光线又很暗，他来过几次，所以顺利地爬上了楼。

他在三层楼梯口，碰见几个搬运工正从一套房间里往外搬家具，原来是住在这里的德国人要搬走了。

他来到了四层，在当铺老太婆住宅的门口停下，拉响了门铃。门铃的声音很微弱，铃好像不是用铜做的，而是用白铁做的。他听见这特别的铃声，不知为什么，莫名地颤抖了一下，他的神经真是太脆弱了。

稍等了一会儿，房门开了一条很小的缝：一个六十来岁的干瘪老太婆，用一双锐利的眼光，打量着拉斯柯尼科夫。



这个老太婆，就是当铺老板娘阿廖娜·伊万诺夫娜。那些来这里找她的人，都是一些生活困苦的穷人，老太婆便乘人之危，放高利贷，发不义之财。

老太婆个子矮小，一双凶恶的眼睛和一个尖尖的鼻子，两鬓微白，枯黄的头发涂了一层厚厚的发油，细长的脖子上系着法兰绒的围巾。虽然天很热，但她肩上还披了一件破旧不堪的、发黄的毛皮短上衣。

老太婆一刻不停地咳嗽着，发出气喘声音。拉斯柯尼科夫用异样的目光望了她一眼。老太婆正用疑惑的眼神打量着来客。

“我是罗佳·拉斯柯尼科夫，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前曾来这里，打扰过您。”

拉斯柯尼科夫微微行礼，客气地说明来意。

“我记得，先生，记得很清楚，您从前来过。”老太婆向他说着，但仍然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的脸。

“我……还是为了同样的事来的……”拉斯柯尼科夫接着说，并且为老太婆的疑惑感到诧异。

老太婆沉默了一会儿，打开了门，说道：

“请进，先生。”

客厅并不大，黄色的壁纸，窗口摆着天竺葵，夕阳透过细纱窗帘，把房间照得亮堂堂的。拉斯柯尼科夫打量了一下房间：沙发、椭圆形的桌子、梳妆台、墙上挂着画……一切都很干净，家具和地板都擦得发亮，一尘不染。

老太婆和她的妹妹丽莎维塔住在一起。房间每天都由丽莎维塔来打扫。

拉斯柯尼科夫好奇地朝里面的小房间看了一眼，透过印花布门帘，只看到老太婆的床和衣柜。这套住宅就只有这两间房间。



这时，老太婆走进屋来，站在他面前，严厉地说：

“您有什么事啊？”

“噢，我带来了一件抵押品。”拉斯柯尼科夫急忙说。

他从衣袋里拿出那只银表：

“您看，这就是。”

这块银表的背面刻着一个精致的地球仪，表链是钢的。

“您上次的抵押品已经到期了，一个月的期限前天就满了。”

“请您宽限几天，我愿意多付您一个月的利息。”

“先生，您难道不明白吗？是宽限几天，还是这会儿把您的当品卖掉，这都得由我决定。”

老太婆毫无商量余地，她没好气地从拉斯柯尼科夫手中接过那块银表。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这银表可以当多少钱？”

老太婆仔细地察看那块银表，摇着头，不屑一顾地说：

“先生，您尽拿些一文不值的破东西，这块表还不如上次您那枚戒指值钱。”

“啊！这块表是纯银的，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很精美又珍贵。请您再仔细看看，给个好价钱吧。”拉斯柯尼科夫几乎要哀求了。

老太婆耸了耸肩，说道：

“上次那枚戒指给了您两卢布，可在首饰商那里，只要一个半卢布就能买一枚新的。”

“请您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一定会来赎的，因为这块银表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物。我家里很快就会寄钱来的。”

老太婆冷冷地看了拉斯柯尼科夫一眼，斩钉截铁地说：

“要是您愿意的话，一个半卢布，利息先付。”



“一个半卢布？”拉斯柯尼科夫气愤得叫了起来，这真是欺人太甚了。

老太婆把表还给他，坚定地说：

“当不当，随您便。”

拉斯柯尼科夫接过表，怒气真有些控制不住，真想扭头走了，但又想了想，又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而且他到这儿还另有目的，只好忍了忍，说道：

“给我钱吧，这块表我当了。”他粗声粗气地说。

老太婆伸手从衣袋里掏出钥匙，转过身走进门帘后面的房间里去了，一会儿就听见了开五斗柜的声音。

拉斯柯尼科夫独自站在客厅中间，侧耳倾听，心中暗暗猜测着。他想，这狡诈的老太婆太可恨了，不知坑害压榨了多少穷人的钱财……这样的恶人早晚会遭报应的。

“先生，您的一卢布十五戈比，拿去吧。”

“什么，您弄错了吧？怎么就只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没弄错！一个卢布的利息是每月十戈比，这次借的一卢布半的利息就是十五戈比。上次借的两个卢布的每月利息是二十戈比，加起来就是三十五戈比，扣除利息后，就是一卢布十五戈比。”

拉斯柯尼科夫没有争论，但他面对这个盘剥榨取高利贷的吸血婆，气愤得真想把她杀了……然而他竭力控制自己，接过钱，瞅着老太婆，定了定神，说道：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过几天，我还要拿一件精致的银烟盒。”

“先生，到时候再说吧。”老太婆有些不太耐烦了。

“啊，我告辞了，再见。噢，对了，您总是一个人在家，不



寂寞吗？您妹妹不在吗？”拉斯柯尼科夫尽可能装作不在意地问道。

“先生，您问她干什么？”老太婆瞪了他一眼。

“啊，没什么，我只不过随便问问……啊，再见。”

拉斯柯尼科夫悻悻地走出老太婆的家门，走在楼梯上心慌意乱。他来到大街上，激动地自语道：

“这可恶的老太婆，勒索穷人，难道不应该把她杀了吗？啊……我怎么会这样可怕的想法？难道我的良心能允许我干这种肮脏的事情吗？……难道……不！可是，为什么整整一个月，我都在想这件事……”

他内心的极度愤懑、压抑和不安，使得他像喝醉了酒似的，恍恍惚惚地走在路上。当他和路上的行人相撞，被路人相骂时，他才渐渐地清醒过来。

这时，他才感到自己饥饿难忍……



酒友

拉斯柯尼科夫环顾四周，发现前边有一家地下室酒店，恰好两个醉汉走了出来。他便走进酒店，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嗨，请来杯啤酒，加冰！”

他贪婪地喝光了这杯啤酒，立刻感到既解渴，胸口又舒畅了些。

“喂，请再来一杯啤酒，外加一小块面包！”

两杯酒下肚，他才感到仿佛一切压抑和不安都消失了，头脑也清醒了，情绪也安稳了。

他环顾酒店内的四周，客人很少。一群吵吵嚷嚷的人刚走，现在显得安静多了。只有一个胖醉汉，断断续续地哼唱着曲。

拉斯柯尼科夫紧张和忧郁的心情需要在这里排解和放松一下。虽然小酒店肮脏不堪，又闷又热，但他还想多坐一会儿，松弛一下自己。

拉斯柯尼科夫不经意抬头看了一眼，发现附近邻桌坐着一个



五十多岁的小官吏不停地打量着他。

那个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已经秃顶的头发有些斑白，穿着又破又脏的黑色旧燕尾服，坎肩里露出脏衬衫。

这位小官吏神情忧郁，隔着桌子高声对拉斯柯尼科夫说：

“先生，请原谅我冒昧的打扰你，你愿意和我聊聊吗？”

拉斯柯尼科夫对这突然的邀请，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位小官吏欠起身，便摇摇晃晃地拿着酒瓶和杯子，坐到他身边来了。

“我叫马尔美拉多夫，退休的九等文官。我凭直觉一眼看出，您肯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请问您在哪儿工作？”

“我在读书，可现在已经不念了。”

“怎么样，我猜对了吧。虽然您衣着不讲究，但举止不凡，风度翩翩，我断定您是大学生……”

拉斯柯尼科夫笑了笑，没有说话，马尔美拉多夫显然是喝醉了，可是仍然健谈，只是有时啰里啰唆，有时前言不搭后语。

“噢，对不起，您在涅瓦河上的草船里睡过吗？”

“啊，没有，您怎么在船上睡过觉？”

“唉，昨天晚上，我就是睡在草船上，已经住了五个晚上了。”

“您为什么不回家呢？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拉斯柯尼科夫不解的问道。

“我被家里赶了出来没有地方可住，只好找一只草船凑合着过夜。”

拉斯柯尼科夫想起自己拖欠房东房租，如果有一天真要被房东太太赶出来的话，他便走投无路，也只能去草船上过夜了。他十分同情马尔美拉多夫的遭遇，顺便了解一下这个退休的小官吏：

“您既然是个文官，为什么不继续工作呢？”



马尔美拉多夫斟了一杯酒，喝干了。

“哎，这真是一言难尽啊！我的家乡是外省的一个小城镇。我在那里的机关任职，可是后来机关裁员，上司看我年纪大了，就把我裁了下来。你知道吗，在我的老家找工作实在太难了，连那些中青年都很难找到工作，哪里还会有要雇我这个老头子的呢？”

马尔美拉多夫叹着气，又倒了一杯酒，接着说：

“后来听说彼得堡城市大就业机会也相应会多，我和家里商量，便千里迢迢全家来到了彼得堡。一到这里，我就忙着到处去找工作，这才知道彼得堡的工作也这么不好找。长期失业在家，不仅自己焦虑忧愁，家里人也很有失望和愁苦。我只得天天借酒浇愁，每次我喝醉酒回家，妻子卡捷琳娜就会揪着我的头发大吵大闹……她揪我的头发，只不过是出于她的怜悯心……希望我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可我就是改不了，这是个天生的德性！”

“可不是嘛！”酒店老板一边听着，一边打着呵欠说。酒店里的伙计们也大声哄笑着。

马尔美拉多夫却毫不介意，介绍起自己的悲惨家境：

“年轻人，你不要看我是个落魄的酒鬼，可是我的妻子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却是一位校级军官之女，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位步兵军官，他们有三个孩子。后来她的前夫去世了。正好那时候我也成了鳏夫，前妻给我留下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儿索妮娅。和卡捷琳娜结婚了，当时我还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还可以维持。后来我失业了，家里不是缺吃，就是少穿，我痛苦极了……”

马尔美拉多夫叹了口气，拉斯柯尼科夫问道：

“您是不是天天喝酒来解郁闷？”



“现在他是我们酒店的常客喽！”酒店老板说。

马尔美拉多夫捶着桌子，痛恨自己：

“先生，您知道吗，心里苦闷只好借酒解愁呀！我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换酒喝，甚至于她的鞋子、长袜和羊毛头巾也都卖了……”

他伤心地低下了头。

拉斯柯尼科夫十分同情他，同时也为他和他的家人的处境担忧。

马尔美拉多夫抬起头，自责地说：

“哎，可怜的卡捷琳娜，自从她和我结婚后，就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她每天从早到晚忙着家务和照顾三个孩子。我们住在一间寒冷的破旧的房子里，她患上了肺病，不停地咳嗽，有时候还吐血。有什么办法呢？连吃饭都没钱，哪里有钱去看病呢？”

马尔美拉多夫绝望似的垂下头，他又喝了一口酒，说道：

“来到彼得堡，找不到工作，仅有的一点积蓄也花光了，真是走投无路。我女儿索妮娅又被服装厂老板刁难，失了业。可是几个孩子都在挨饿……逼得无可奈何，只好让女儿索妮娅领了黄色执照，做了妓女。索妮娅为了这个家受尽了屈辱，可街坊邻居不理解。人们说她玷污了大家的名声，非要把她赶走，她只好自己搬出去住了……”

回忆起这些往事，马尔美拉多夫情绪十分激动，他喝了一口酒，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这时从外面进来一群人，他们拉着手风琴，唱着歌，小酒店顿时热闹起来。老板和伙计都忙着去招待这群客人。

马尔美拉多夫是那种喝多了酒，就爱说话的人，他又兴奋起来：

